

俞樟鈴◎著



流水無聲

Liushui Wusheng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流水無聲

流水無聲

俞樟鈴
◎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水无声/俞樟铃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5339-2530-7

I. 流… II. 俞…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44989号

书 名	流水无声
作 者	俞樟铃
封面题字	梅 园
责任编辑	王晓乐
装帧设计	阮燕静
责任校对	杨爱英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 编	310006
网 址	www.zjwycbs.cn
市 场 部	0571-85064309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绍兴县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1.75
插 页	1
版 次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9-2530-7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自序

新近我心如止水，像和尚坐关。人到中年，一切浮花浪蕊都尽。《千家诗》里：“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一个人会这样的欣赏寂寞，真是好。

流水不能照影，静水才能观照自身：

我小时家境贫寒，家里常常没有饭米，半夜里醒来，父母还在菜油灯影下舂米纺线做针黹。我小时温馨，大雪天的凌晨，从窗口望出去，屋檐上的积雪已是三寸厚，大坟山上已茫茫一片白。我和父母躺在床上，静听远处山边人家的鸡啼声。现在，这童年的鸡啼声还在吗？大自然是这样的公平，虽然生活贫寒，却慷慨地把我的童年交给了美丽的山村，交给了浓郁的民间信仰、习俗和礼仪。

后来我考上大学，去了十里洋场。我的人生犹如梅花开半树，像天上的瑶池蟠桃树，三千年开花，三千年后终会结果。我这样一个农村里出来的人，到了一座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星期天穿着校服与同学们去南京路新华书店看书，黄浦江外白渡桥看轮船，城隍庙里逛香市，连精明海派的上海人看了也羡慕。

我在乡下秉承了传统，在大学里又获得了新知，而生我养我的父母又是我一生的无尽藏。及工作后，人生过程中虽然有诸般的不顺遂，但终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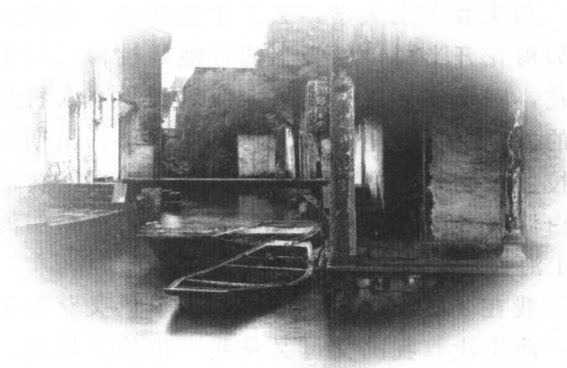
会是麦野桑村，柳暗花明。

父母过世后，我搬至火车站附近，始写此书。每当夜半，不时闻火车鸣着汽笛宁波杭州上海来去，心内有一种莫名的惆怅。以前非常清晰的事情，如今却已变得不知来历。回想起来，恍惚若梦幻，令人低回无语。

古乐府诗：“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这本书我从二〇〇四年五月写起，连头连尾整整写了四年，现在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一年一桃花，一年一白发。江山无恙，金乌坠，玉兔东升，岁月仍是这样地浩浩流去。

感谢梅园先生题写书名，感谢蒋多、阮燕静小姐为我的书作雅致的封面、内页设计，还要感谢许文豹先生为我里面的部分插图摄影。我这本书能这样出来，也亏得这样的朋友帮助！

二〇〇七年六月于古越清水苑



目 录

天上人间

天上人间	003
春日迟迟	013
夜坐星空	021
天凉好秋	032
佳节良辰	041
礼乐风景	050
小镇甘霖	061

乡下旧事

勃也忽也	071
星星月亮	079
兄弟既翕	093
檐前稚燕	108
老屋怀旧	118

读书生涯

二月黄鹂	127
杨汛婚事	142



小小少年	147
牡丹花开	152
关关雎鸠	161
七月流火	167
冷月寒窗	171
喜得佳讯	187
难得赋闲	193
起程入沪	196
初入约园	204
悠悠乡思	215
回乡偶书	227
沪上人家	233
文人雅事	245

紫陌红尘

毕业分配	251
紫陌红尘	255
阴晴圆缺	273
拾遗杂记	288
残日半竿	308
归去来兮	320
花落花开	328
风雨初晴	333

天上人間





天上人间

都说城市好，我说乡下也好。像我村，早逢春的正月茶花，二月杏花，还有村后的三月桃花，村前漫山的杜鹃花，村东满树的梨花，看起来是那样安静的热闹。平畴远畛还有满天星星的草紫花，金黄色的油菜花，花间蜂蝶“嗡嗡”绕。走在乡野，自觉天地是人，人在天地。浙江民谣里有《对花》：

油菜开花黄如金，萝卜开花白如银。

草紫开花满天星，蚕豆开花黑良心。

豌豆开花像眼睛，扁豆开花九莲灯。

杜鹃开花红殷殷，油麻开花像金铃。

“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一年四季，山杏溪桃次第盛开，我村真比得上人间的天堂了。昔日歌虞舜的：“卿云烂兮，紉纁纁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样的浩荡人世，只有我们乡野才有。

凌晨，晓雾从独秀山顶悄悄地升起来，从淡黄色慢慢变成乳白色。忽又吹过一阵晨风，太阳慢慢地露出了脸，阳光就照耀了山脚下剡溪旁边的那个村子。我就在这似天上的人间里出生，地名却很乡土——黄郎地。

村前不到二里即是逶迤的天台山脉。使人记起东汉永平五年，嵊县剡溪旁的刘晨、阮肇两青年。一日，他们两人爬过高耸入云的天姥峰，攀藤去天台山采药，在漫山云雾处迷路，忽然遇见红桃、碧桃两位仙女，被她

都说城市好，我
说乡下也好。

流
水

003

无
声



村东有座独秀山。
山上有座古寺，旧时
常有神仙在这里结婚
摆喜宴。

们带进仙桃洞。洞内，仕女歌舞，梅花吐香。太白金星拂着仙帚，笑着从云端里下来，对他们说：“你们有五百年的前世姻缘，我不妨给你们做个现成媒人。”遂鼓乐齐鸣，刘晨配红桃、阮肇配碧桃，仙凡结为洞房夫妻。

良辰美景，小夫妻相与欢恰。一晃又是冬去春来，桃花盛开。刘、阮起了思乡之情，由黄鹂带路，小别仙妻，回到剡溪村庄，却再也找不到旧日乡邻。问及在樟树下站着的一位百岁老翁，老翁回答：“幼时听上代人讲，我们村有两个上代太公去天台山采药，再也没有回来。”刘、阮听罢，大吃一惊：真是“洞中方半载，世上已千年”。

世事就是这样的如真如幻。过去村里发生过的大小事情，大多已经知道了。传说三国时，岁大旱。一日，乌云四合，忽闻天台山上空焦雷闪电，天开一缝，一条巨龙从我村前田畈里腾空而起，凌霄而去，光焰万丈，从此不见踪影，带来一场瓢泼大雨之后，即是彩虹万里百花开，因此黄郎地也叫黄龙地。至今，山脚下巨龙腾飞处，留下了一个极深的龙潭。我小时去龙潭割草拾柴禾，望望龙潭，深不见底。只见潭边，千年古柏万年松，树上松鼠穿来穿去。每年春天，百鸟喧声，桃花犹艳。

村东有座独秀山。山上有座古寺，寺邈巍峨，寺内一尊送子观音，妇女慕名来此求子者甚众。周围老松翳日，东升日影，一径松风，穿林啼鸟来去忙。东晋王羲之曾来此隐居，遗有鹅池、墨沼。山顶仙气缭绕，旧时常有神仙在这里结婚摆喜宴，云中金碧楼台，光华照耀，宾客满堂，列筵甚盛。饮毕而歌，宫商之声隐隐相



闻。一日凌晨，晨雾里，福堂太公去下畝放田水，亲耳听到过众神仙的开怀大笑声，最后化阵清风而去。还亲眼看到山上祥云追月，毫光彻上下。他回来讲得有声有色，说神仙们所奏的音乐高亢激越，很像《红楼梦》大观园里宝玉宝钗成亲的乐曲。

我小时也去山上捡过柴禾，拾过蘑菇，还扛着红缨枪去山上玩“抓特务”游戏。那时读小学，老师把王连举、南霸天、鸠山队长，还有敌情报处处长一个个“特务”，画在一张张硬板纸上，去把它们藏在松树林里石头底下，或草丛中，由你去寻找，找到一个，就算抓到了一个特务。我们找呀找，一直找到松树林里斜阳如金。老师吹哨子叫声“集合——”才鸣金收兵。我从小玩这种游戏，使人受一种阶级教育，也使我清浊善恶分明。

登上独秀山，可望得见剡溪。那剡溪，从长乐天兴潭发源，向东弯弯地流过县境腹地。一路常有三丈五丈的桃花潭水，却清澈见底，游鱼可数。两岸篁竹，翠色逼人。涨了春水，溪水没入旁边稻田。等水退后，雨过天晴，你穿了蓑衣戴了凉帽出去畝里，田缺口或农人耘田走过的脚印里，常有鲫鱼鲢鱼在跳。溪水拐过县城又向北汇入曹娥江，汪汪洋洋流入东海。

再过去有座金鸡山，山上，花木深处鸟竞啼，山涧野花多闲幽。传说山上松树林里有宝藏可掘。夏天，日上三竿，红日满窗照进来。母亲叫我去大坟山地里拔豆，我却懒在床上还不肯起来。母亲就在隔壁灶头间唠叨：“好起床哉！天财跌落来要起早，你不起早，天财老早给人家捡去了，金鸡山上即使有宝藏可掘，也要起得早。”



村口有棵大樟树，传说系东晋王羲之隐居独秀山时所栽，算来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我村里的子孙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樟树树身上还贴有一个小木龕，龕内樟爹樟娘端坐，皆是慈眉善目，鹤发童颜，红光满面。四邻乡村，有小儿郎夜哭或父母见孱弱多病养不大的，即来继拜，认他们为爹娘。

村口有棵大樟树，传说这棵樟树系王羲之隐居独秀山时所栽，算来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如今已是树影憧憧，树冠蔽天。树下有一小溪，一年四季，泉水涓涓流溢。村里好风水，全靠大樟树的庇护，这里出来的子孙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春天，常常是几百只八哥群飞而来，栖息在树顶，“唧唧喳喳”地一阵讨论之后，又是群飞而去。有时，一蓬雷阵雨，稚小的八哥羽毛被淋湿坠地，我们小心地把它捡了养起，修圆舌头，挂在屋檐下笼子里，教它学讲话。养得好了，还可教它去畝里望田水。我亲眼看见冬梅叔叔家的那只八哥吃饱了，叫它飞出去，畝里望田水，过一歇它就飞回来，停在主人家屋檐上叫：“田水满淌淌了，田水满淌淌了。”

我小时，大樟树下有一座玄坛庙，庙内中间一尊如来大菩萨，庄严静妙。长眉大仙、伏虎大仙、赤脚大仙，诸菩萨站在左右两壁，妆饰如生，两壁图绘精妙。以前富贵人家常在这里做寿念经，樟树下搭台做戏文。祠堂里，台上“咿呀咿呀”锣鼓声，台前常常是挨挨挤挤，人山人海。庙门口，鞭炮如雨碎红满地。晚上，继续做戏，邻近乡村的人灯笼火把，还不断地从独秀山那边拥过来。做寿的馒头也一担担地挑来，分馒头时，人群蜂挤。有时候，姐姐也背着我去看，运气好，也能排队分到一个。“文革”时，这座庙被“破四旧”拆除。听村里的银潮阿公讲：古时，落难的唐末才子罗隐也来过村里排队分馒头，可是他人穷命薄，头一天他排在队尾，分到他这里，刚巧分完。第二天他起了个早，排了第一位，馒头却是从队尾分起，分到罗隐这里，又分完了。第三天，罗隐特地排到中间，馒头却是从两头分起，他自然又分不到。



樟树树身上还贴有一个小木龕，龕内樟爹樟娘端坐，皆是慈眉善目，鹤发童颜，红光满面。四邻乡村，有小儿郎夜哭或父母见孱弱多病养不大的，即来继拜，认他们为爹娘。正月初一，一年头个日子，樟树下更是热闹，常有父母抱了“蜡烛包”，红纸里写了小孩的生辰八字，到樟爹樟娘面前继拜叩头。然后放炮仗，把旧制铜钱穿了红头绳一串串地抛上去，挂在樟树丫枝上，抛得越高越是祥瑞。等他们拜好走了，小孩用石头把铜钱砸下来，女孩儿做了毽子到照墙下踢着玩。我至今还藏有一枚北宋的淳化元宝，也是我小时去樟树下捡来的。

我村下街头有堵照墙，照墙中间是一幅蓝蓝的油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穿着长衫背着包裹挟着雨伞，翻过一座座青山去安源，旁边写有两列墨笔毛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照墙外望出去是一片汪洋稻田，辽阔旷远。我小时常在照墙下玩。大姐姐教我唱歌，是“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来开故事会，我讲董存瑞，你讲金训华，雷锋王杰杨子荣，英雄事迹放光彩。”董存瑞在解放战争里，用手托起炸药包，顶在桥身，猛拉导火索，舍身炸碉堡。金训华干什么的我忘记了。还有歌曲《社会主义好》，也是大姐姐从村夜校里学来的。歌词至今我也忘了，记得有一句“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照墙下，我还拍着手和众儿念：“一二三，打台湾；四五六，打美国；七八九，打得美国迪迪抖。”我们这样玩着，天色渐渐暗拢来，忽听母亲到街上来叫：“快回来，好吃夜饭哉！”

一日黄昏，我吃过夜饭去照墙下玩，见两邻儿比



势，一个说：“我家种的番薯比你家大。”另一个说：“我家种的甘蔗比你家长。”一个又说：“我的伯伯在宁波大城市里当工人。”另一个也以势来招架：“我的叔叔在杭州当解放军，回来还带警卫员。”我没有这样的亲戚，但也向往，听听也羡慕。可是他们两个比着比着，不知哪一句话惹恼了对方，就动手厮打起来。一个招架不住，从地上爬起来跑了。胜者就在后面拍手，笑着喊道：“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败者逃了，但也不服输，一边逃，一边回头骂：“我打不过你，明早我要打你妹妹，你有本事叫她不要出来。”

我村田有前门畈、下畈、白洋寺湾、小湾、马路头。地有玉帽山、大坟山。山有竹梢湾、金山湾。日落黄昏，鸡入舍，牛羊走下山坡，皆是古朴而敞阳。有田、有地、有山，乡下人食用的东西就样样有。番薯、南瓜多了，洗洗清爽，可担了去镇上卖。帝尧之世有《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后世也曾流传帝舜所作的一首田歌：“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尧舜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农家自足丰年笑语，这样的民间真是风和日美。

我家住在村中央，三间朝西泥墙瓦屋，中间竹篱木壁相隔，屋后桃树成林。到了夏至，夏白桃枚枚结实。嵊县民间管祖母叫娘娘，我娘娘家住在上街头村口，坐在屋前道地可望得见天台山竹梢湾。屋旁有口水井，水井旁有一枝梅花，一棵枣树。每年开春，一树梅花恣意烂漫。到秋天白露，枣树枝头白蒲枣累累。

东面独秀山脚下是湖岭口村，也皆是赤脚务农人家，户户耕牧，简俭家风，住的都是泥墙瓦屋。村里有



份人家，叫鑫茂，是镇供销社的居民户口，每天一早去镇上收购站收购生猪。晨雾里，邻近乡村的生猪都“嗷嗷”叫着拖来交售，猪的出肉率都要他估过。他很早就盖起了二层楼红砖瓦洋房，齐整围墙，里面水泥道地，周围种有橘树，成片的茂荫成丛，看看也是气派。开出后门，屋后小溪流水，沙石间，游鱼往来倏忽。

北面是塘下村，总共也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邻近乡村没有名气，却有两个“名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村里的南灿，以侠义出名。他有一个好朋友金兴，年过三十，却无钱娶妻。南灿去一富家偷得三块银元，兑换了钱，送给他。金兴才得以成家。而南灿自己却因案发而进了班房。他因为在里面苦头吃勿过，偷偷脱逃出来。一日深夜，下着大雨。他悄悄潜回老家，扑到金兴家窗口轻轻叫：“金兴，金兴，我回来了，钵头里给我盛点饭吃。”金兴夫妻俩却心虚了：不是判了三年吗？这么快就回来了？肯定是逃出来的。南灿叫了几声，只见里面油灯点亮了，又吹灭了，却始终不见金兴来开门。夜雨里只得含泪走了。后来此事被邻近乡村知道，背地里都骂金兴：“滴水之恩，理当涌泉相报，连一钵头饭也不肯给他吃，这样的人，以后要丧良心。”儒家主张义利之辨，大起来我读《论语》，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就想到他们两人，好像南灿就是君子，金兴却是贪财忘义的小人。乡下人心里都有这样实在的一本账。

还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塘下村的贤华去福建参军。暑假里，一身绿军装红领章红帽徽解放鞋回乡探亲，还背着一只红十字卫生箱，里面有碘酒纱布红药水十滴水。他从柳荫渠道旁边走过，看看真是英气逼人，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乡下人心里却自有一本账。



向西走过东堰，不到一里即是东王村。这里的香火堂即是越剧的诞生地。

使人想到活雷锋，想到厦门前线台湾金门岛，也想到世上还有比种田割稻更好的行当。

向西走过东堰，不到一里即是东王村。一九〇六年清明节，按嵊县的农事节气，只听声声布谷叫，清明前秧田谷子已落田，村民有了稍稍的空闲。东王村、黄郎地村民间老艺人钱景松、李世泉等人借了竹布长衫、马褂、竹布裙，用六只稻桶、几块门板，在香火堂前搭了个草台，演出《十件头》、《倪凤扇茶》。历史上考证起来，这是小歌班的第一次登台演出。越剧从落地唱书走上了舞台，从此越音就袅袅不断，东王村也是越剧的诞生地了。

我小时，却看到我村同东王村的人经常打群架。只听村里一阵紧锣响，我村青壮年拿着跺子、锄头，马上在晒场上集合。队长动员喊话：“今天早上，东王村里人在我村里偷桃子，还打伤我看桃人，要勿要打还？”众人齐应：“要打还！”就集体出发，义愤填膺地赶过去。东王村里的人见我村里的人赶过去，也是一阵哨子吹，也紧急集合，浩浩荡荡开过来，两村人在桃园里开打。男人上前线，妇人送饭。像两国交战，战后，桃园草紫地一片狼藉。我们把东王村的人抓过来，扑在稻桶里，专门派人看管。他们也把我村的人抓过去，也是关在队屋里，也是专人连夜看管。后来总算公社干部出面做中央人，双方讨保，事情才算平息。

乡下好吃的东西少有，瓜子、花生，还有穿柳条裤的东阳货郎担“咚咚咚”地摇着皮鼓，沿村叫喊“鸡毛鸭毛换糯米糖、扯白糖”。我小时到大街上，牵衣立在母亲身旁，定睛看别人家的孩子吃糯米糖、扯白糖，大概也是想吃。母亲看到后就借故拉我走开，对我